



榕仔樹跤的日子

毋知啥物時陣開始，我雄雄想欲食甘蔗，種佇故鄉彼種，白色紫色青綠色的甘蔗。

每年冬初到第二年春天，莊裡的人為著採收甘蔗無閒tshih-tshih，好親像是家己叫一堆囡仔伴，做伙去一luah一luah採收過的甘蔗園掠烏鼠。阮愛將氣力拍phún佇田野，相招曲跂坐佇鐵枝路邊，等待老式的火車頭吐烏煙兇狂駛過，然後下死下活咧逐「火車厝仔」。明知無可能逐會著，硬欲逐甲塗粉仔颺颺飛，規身軀的汗，才喘phah-phah咧講：「等我大漢了後……」

毋過，我並無大漢，就親像阮兜頭前彼儂大榕仔樹全款一直毋liòng懸；有當時仔，家己會靠佇樹頭，用細支刀佇齊頭的懸度劃一逝痕，我逐工去劃，逐工傷心——「怎樣逐擺就是彼條痕呢？」指著大樹問，才一路行轉去，覘佇房間內流目屎。

彼當時阿母生一个小妹，後來阿母就無閣佗阮同齊暈。阿母頭殼頂縛一條布巾仔，一面慈祥的病容，隔壁大孀婆來厝裡鬥相共，看著我講，「阿欽仔，恁阿母咧做月內，你愛跔厝鬥相共毋通四界拋拋走，知無？」我聽了後就共伊應講「好啦！我知影。」我毋捌啥物是「做月內」，但是阿母身軀邊加一个紅嬰仔，頭毛真少，又閣生做怪怪，袂明白為啥物遐濟人合意？有一工我偷偷仔行到眠床邊，用手摸紅嬰仔的面，皮膚幼甲驚死人，我出力佇伊的喙phué捻一下，像阿媽摸我的耳仔全款的方法。紅嬰仔對暈眠中驚醒過來，大聲啼哭，聲音足大足鑿耳。聽伊尖細的哭聲，我感覺好奇又心適。我倚佇遮足足久久，一直到阿姊入來，才知影家己已經惹禍……。

我倚佇壁角流目屎，一面摸予人拍過的條痕，心內咧想，「阿母無愛我，逐家攏無愛我……」竟然也感覺委曲哭出聲來。

厝裡比平常時閣較無閒，大兄捧一桶水過去，大姊提滾水罐出來，我的目睷看著個，喙內吼甲愈大聲愈長。

我走去埕斗仔，來到彼儂大榕仔樹跤：

「為啥物猶閣毋緊大漢？」

就按呢，我假仙大人的模樣，愛佇囡仔堆內底做王，藉著阿昌仔佗阿雄仔對我的死忠，替我游說，一擲手就是一堆人的陣容。同齊做伙去peh山的時，就聽著某某人講起阿欽仔囡仔王按怎按怎起來。我總是無欲tshap伊，越頭又閣tshuā個去烏白躉鑽(l̀ng-ts̀ng)，有夠大膽。想著矣，抽起竹仔枝對墓仔埔去逐草蟻仔，抑是圍著一窟濁水，褪光衫褲跳入內底撲通，想像去予人舞躉神去的水雞仔，一直到日落西山，夜幕罩上大地，才繫著一身軀臭酸的野味，一軀衫褲，一把大揸(kuānn)的獵物佗天地的一片烏……。

其實，我的童年不止仔精彩好耍，譬論彼揸(kuānn)獵物，有時就會變做隔工的主菜。

幾落厝裡無菜通吃，阿爸憂頭結面，一句話都毋講只有期待，厝裡頭喙佻濟呢。阿母對田裡轉來，一个面散tauh-tauh，予人看著足毋甘，「攏是阿爸不中用！」—小小的年紀就會怨嘆阿爸，敢若是心肝掠坦橫。

第二工就恰大兄提著「鐵剪仔」對甘蔗園去；準備欲去hap鳥鼠，黃昏的日頭燒熱燒熱曝著我的面，嘛將田底的黃土路抹甲一束赤紅。

大兄無閒咧安「鐵剪仔」，我坐佇邊仔齧(khè)甘蔗，大兄佇暗頭仔進前安好「鐵剪仔」，阮行出om-sà-sà的甘蔗園，這時的日頭已經落山，莊裡的電火佇遠遠一葩一葩咧閃爍。風吹佇面涼涼，予人感覺淡薄仔畏寒。我指著無顯目的一葩講：「大兄你看，彼間是咱的厝裡！」

細漢時無電視，規群結黨就去廟寺的大埕鬧甲天崩地裂才欲煞。踢罐仔啦，耍相殺，規佇阿敏仔個兜的竹籬笆，無細膩，就將籬笆踏甲碎糊糊，阿敏仔真受氣隔工去學校共老師投，「老師，昨昏下晡阿欽仔恰水仔將阮的籬笆踏歹去，」老師聽了就行去提我的簿仔，「阿欽仔，你看你的字攏烏白寫親像咧畫土符，字母好好仔寫，閣踏歹阿敏仔個兜的籬笆，老師欲處罰你，箠仔擗來！」阿敏仔搶功就緊擗箠仔予老師，害我尻川phé食幾落下箠仔枝，越頭罵伊賤，干焦看伊吐舌，手換(kiú)隔壁的銀雀仔暗笑起來。

定定佇阿敏仔個兜的後院，一心干焦想欲報復。

規佇後院的樹欉邊，擗頭看著高聳入天的樣仔樹，樣仔一葩一葩生滿規欉樹仔，想著酸澀的滋味，喙瀾就啣啣滴，毋管有人無人竹篙提起就掙。若揣無竹篙，石頭嘛真好用。起先就愛相予伊準向大葩的目標對，石頭飛起去竟然走閃去，必必嘍嘍(phi-phi-phók-phók)，嘛毋知影擲落啥物所在，無看著樣仔落落來，只有颯颯飛的樹葉。「佻位的夭壽死囡仔，石頭烏白擊厝瓦？」阿敏仔個阿媽手擗秀梳，一个面歹衝衝行過來。

隔轉工，我佇老師的辦公室足足跪一點鐘。

大姊佇廚房咧煮暗頓，小妹負責燃燒水，趁個無注意的時，想欲偷旋出去揣阿權仔個耍尪仔標，tiah柱tiah去予大姊看著「阿欽仔，你欲去佻！醃缸無水矣閣毋去揸水轉來，」「小等我才轉來揸，我先出去一下。」大姊真歹應我講「袂使，天已經暗矣！等咧阿爸阿母就轉來矣！」我假做真可憐的型「大姊拜託啦！」大姊無愛tshap我講「袂使就是袂使，緊去揸。」心內暗暗咧罵「有夠衰！」，毋情願，水桶揸咧向水協行去，協水的時閣那想，阿權仔恰昌仔個這馬是啥人贏較濟，假使我若有去一定欲予個輸甲褪褲，這時陣水已經滿出來，嘩啦嘩啦……我雄雄回魂，水揸咧準備欲轉去，失去頻率的跂，tsih載袂牢身軀的重量，像佇一場混戰當中唯一走無出去的可憐人，就向厝邊彼个老鼓井滑去，手揸的水，嘩啦嘩啦對身軀頂滴落，水沖佇身軀，馬上散開去，感覺規身軀一陣冰冷，自頭流到肩胛，流過尻脊骹、胸坎，滲入尻川phué，一直滑去去跂底根……

轉去到厝，阿姊看著問我發生啥物代誌，我自頭到尾講予伊聽，大姊水桶仔揸咧叫我先去洗身軀，就做伊行去。

Ing暗廟埕欲搬電影，拄食飯飽，我就招規群囡仔椅頭仔奔咧趕去佔位，足驚好位予人佔去全款，半行半走去到廟埕，ing暗的戲齣是「林投姐」。風咻咻咧吹，草仔予風吹振動，四界攏是單霧，林投姐仔對棺材peh起來，規的頭毛埃著面，伊穿一軀長長的白衫，面是青色的，行路是用飄的，林投姐仔為著欲餬囡，去買肉粽予伊的囡仔食，看甲當精彩的時大姊煞來叫我緊轉去，因為明仔載欲考試，我椅頭仔奔咧三步做一步行，規路暗趁趁看袂清楚，樹仔搖來搖去發出聲，我驚甲緊綴佇大姊的尻川後，喙裡閣那喝「大姊你行較慢咧等我啦。」

其實，我的心靈是幼甲可憐，對天主聖母捨命的信仰。阿媽彼工笑甲真慈祥，伊共我講，「人出世就有原罪，每一個人死後攏愛落地獄，只是時間無仝。」，「阿媽，佗一種人罪上輕呢？」我算著阿媽面頂的皺紋，「佗一款人罪上重？」阿媽嘍著檳榔，呷出來的檳榔汁，親像對喙吐血仝款，紅絳絳散開佇塗跂阿媽一喙的血紅「神父罪上輕，外教的人罪上重；神父死了後只要入地獄一目nih便升天去，外教的人入地獄永遠袂得升天」揀開阿媽房間的窗仔，發覺房間內足悶的，應該透寡外口的空氣才對。阿媽gîn我足久，拖著小可喘的聲音講：「聽講天主欲考驗一个神父，有時陣變美女誘拐伊，有時陣變魔鬼嚇驚伊。神父是足歹做的，毋過，你若做神父，咱厝裡的人，罪就會減輕，呵呵。」

我感覺疑問看著阿媽長長的白殍頭毛，心肝頭想：阿媽伊是佗一種人咧？愈想愈花，生狂喝一句「我將來欲做神父……」頭攏無回就對因仔堆鑽去。

彼段日子我是足熱心去聖堂的，嘛真謹慎做好一代天主教教友。一擺，遠仔講著無清氣的話，我當做家己像神仝款神聖起來：「你有罪矣，你講垃圾話，死後落地獄，該死！」遠仔無疑悟我會講遮的話，捎無總，竟然見笑轉生氣向著我指：「你才落地獄咧，你烏白講！」「你毋信會當問揚仔個阿兄，伊是修士，你去問……」。

揚仔個阿兄漢草中範，自細漢就佇外口讀冊，聽講是天主教的學校，出業會使做神父。我足欣羨伊斯文的模樣，伊常在mooh一本冊佇田岸邊行，遠遠看著伊，像一身會徙振動的石頭人，我懷疑伊敢會是神？

「遠仔罵垃圾話，阮阿媽講，罵垃圾話有罪，會落地獄，是毋是？」

揚仔個阿兄用手lāng亂我的頭毛，厝頂一群粉鳥仔飛過，伊的手足軟，指頭仔足幼秀的，輕聲細說講：「因仔人毋通講垃圾話，無論有罪無罪，攏袂當講，知影無？」伊嘛伸手去摸遠仔的頭，喙像菱角，好親像咧笑，又閣無親像是。我發現伊竟然一支喙鬚都無呢。

遠仔走矣，閣不時越頭gîn著我罵，三番兩次，嘛毋驚予人看著會笑甲歪腰，彼款落魄的型予人感覺真可憐。

我就親像孫悟空仝款，愛招你兄我弟，將世界鬧甲反過來；騎馬相戰、tìm石頭，焮佇稻草埕耍無頭摔，袂過癮就閣tshuā頭對山頂去，行啊行，涼風吹著阮的身軀，甘蔗園闊bóng-bóng闊長，路邊的野草綴阮振動起來；peh上山，發覺山頂的我無窮的懸大，「阿權，我大漢矣！我已經大漢矣！」阮歡喜甲向山崁大聲喝家己的名，喝出西片的一片昏烏，天色漸漸暗矣！逐家欲轉去厝，一面行閣一面喝：「鬼來矣，鬼佇你身邊。」

今年開春以來天氣淡薄仔反常，對舊曆年到今，真正是「十日有九日風雨」，連雷公霆過矣兩猶原是屑屑仔落，有當時雨停一下，日頭出來探一个頭就閣焮起來，但是落雨對我來講是一層歡喜的代誌。

今仔日，隔壁莊有人來共大姊做媒人，「清仔兄、清仔嫂恁美枝仔溫純閣生做遮爾隋，對方一定會好好疼惜伊啦！」「啊毋過對方是老芋仔佱我平濟歲，毋好啦！」阿母搖頭講「Ê！你無聽人講老翁疼幼某，無要緊啦！人伊是阮囡婿軍中的長官，做人袂稔閣有錢，恁美枝仔若嫁予伊絕對好命，聽阮囡婿講伊誠gâu煮食，恁美枝仔凡勢嫁過去攏免煮三頓嘛無的確，而且恁厝裡足濟因仔欲食飯、繳冊錢……」媒人婆仔講甲喙角全波，這時陣的阿爸講話矣：「好啦！揣一工來對看。」媒人婆隨應講：「好！好！無問題！這我才來發落就好。」媒人婆誠得意，袂輸是伊去戰爭拍贏轉來的情形，搖搖擺擺一路行轉去。

早起起來，看著壁角旋落來一條草藤仔，我擗椅頭仔將伊換落來。入去廚房食早頓，才知影大兄無看見矣，阿母那洗碗那講「大兄佱榮開仔做夥綴個阿兄去台北食頭路」，「按怎毋叫我起床，予我去送伊啊。」

傷心規工，想著以後無人tshuā我去下烏鼠、釣水雞，無人幫我做phiak仔弓……愈想心肝頭就愈艱苦，「大兄到底啥物時陣才會轉來矣？」我走去大榕仔跤問，目屎涵涵滴一直流落來。

阮逐家佇阿權個兜後壁埋耍千秋，恰昌仔比啥人幌較懸。當趣味的時，遠仔隔著圍牆擊石頭，拄拄好去擊著昌仔的臭頭。昌仔嗚哇吼起來，kō著一身驅的塗粉佇塗跤兜kō-kō輾，「遠仔你拍死人looh！」「姦你娘，拍死上好，我欲報仇！」「小人！」我那喝，手烏白捎一塊石頭逐過去，伊驚甲噴弓頭mooh咧就走。

昌仔頭殼頂流血，目屎鼻水kō甲規面，「我欲共阮阿爸講，死遠仔拍我，我欲恰阮阿爸講……」吼足久，一个面若塗人，「死遠仔拍我，用石頭擊我的臭頭，嗚……」

遠仔敢是理論輸矣才報復的呢，若按呢伊應該是拍我才著啊，「咱嘛去報復！」

就去報復吧！風火頭也袂顧得天主耶穌，拈著tīng的物件就對遠仔厝裡必嘍擲，又閣那喝：遠仔你好膽出來，遠仔你小人！丹田有力喝甲大細聲，毋管別人是毋是會將阮當做是流氓，硬欲拍甲爽快才欲收山，翻出去籬笆進前，猶閣毋願呷一喙痰，就嘻嘻嘩嘩往漸重的暮色去。

食暗頓的時，生仔孀半拖半揆著遠仔到厝裡問罪，彼个情形有夠可怕的，生仔孀天生的大嚨喉空，莊尾喝保證莊頭聽甲一清二楚。一支喙，親像破雞筲咧啪啦……，講啥物厝瓦破幾若塊，窗仔門按怎按怎，加上一句：「欽仔你就共我較注意咧，下擺掠著，試看咧！」阿母無愛惹事的个性，話袂講清楚就出力巴我的喙phué，我規个人phīn對壁邊，阿母揆我起來叫我去共生仔孀回失禮。入來一句話攏無講就對房間內行去，才閣探頭出來吩咐大姊將碗盤收收洗洗咧，就無閣出來。我緊將目屎拭拭咧行入去房間「阿母你莫受氣啦！我以後會乖乖袂閣惹代誌矣。」阿母全款一句話都毋講，我看著起身而去的阿爸，目屎就像水道頭sah-sah一直流。

入冬的寒風對門外陣陣吹入來，我將後壁門拍開，恰阿媽坐佇後壁院，看著焦黃的樹葉仔佇塗跤沙沙咧捲來捲去。日頭落山，卯仁色的光照著阿媽皺phí-phí的面容，這個時陣我才發覺著阿媽已經是遮爾老looh！我將手園入去阿媽的橐袋仔「阿媽會冷呢。」

我恰一群囡仔伴hiàm牛去山埔食草，拄拄好有人咧採收番薯，等主人一壠拈熟了後，阮逐家就綴後揣番薯，「還我啦這條是我的，我先看著的，」昌仔大聲講「拈著就是人的，啥人叫你跤手慢鈍，」阿權毋管伊繼續拈番薯，昌仔誠毋願走過去欲搶番薯，「無愛，無愛予你」兩個人就佇遐搶來搶去，落尾就拍起來，昌仔大箍好看，三兩下仔就予阿權偃倒佇塗跤，昌仔拍輸就吼起來，我看伊可憐，將家己的番薯分一條予伊，算算咧閣賭七、八條，心肝內真歡喜，用葵笠仔袋轉去。轉到厝，我將牛牽去牛牢縛好勢，用衫尾仔將番薯袋牢咧，歡頭喜面準備欲向阿母請功，來到門口看著大廳有足濟人，頂擺彼个媒人婆嘛佇內底，邊仔坐兩個生份人，大姊穿著一領白底透濫水紅仔色的洋裝，頭毛垂佇肩胛頭，喙脣抹淡薄仔淺色的胭脂，看起來真嬌，其實大姊面模仔生做真幼秀，鼻刀仔lìng-lìng，雖然目睷無重巡，閣不止仔大蕊，大姊規年透天幫厝裡做工課，看顧小妹、洗衫、煮飯、款內面，所以從來毋捌梳妝打扮過，為著做工課的利便，逐工總是將頭毛縛起來，看無生張伊是嬌抑是糗，今仔日的大姊袂輸仙女咧！恬恬坐佇椅條，佇伊的身軀邊閣坐一位看起來瘦猴瘦猴的查埔人，阿爸阿母就坐佇個對面，桌頂園著三包的禮物。

「清仔，就按呢講定，恁翁仔某參詳看覓，若好；咱就揀一工好日來揀定，啊若聘金的代誌無問題，看恁愛食幾斤餅，聘金恰奶母錢欲收佻濟，免歹勢做恁開喙，人伊攏攢

(tshuân)起來等矣，」「福來仔孀，我看伊人袂稔，閣好笑神，性地應該真好，啊無等這擺稻仔割煞了較閒的時間才來看日，順繼予個牽看覓，逐家熟識一下。」阿爸講，阿母佇邊仔tìm枕頭，「好啊！好啊！就照恁的意思去辦。」媒人婆牽著阿母的手講。

「彼个瘦猴瘦猴的人敢會真歹。」我心內想，聽講老芋仔性地攏真暴躁，講話閣咿咿嗚嗚聽攏無，厝邊烏儒仔個姊夫就是老芋仔，常常罵個姊仔是傀儡婆、ma-li-koh-pi，猶毋過，雖然烏儒仔個姊夫性地真稔，毋過真gâu做肉包、饅頭，逐擺轉來攏會做遮的物件予個食，若想著遮我就足欣羨，假使大姊若會當嫁予伊……，袂堪得柺鬼仙的煽動，我連鞭就將阿姊出賣去矣。

細漢時陣上俗意落雨。

上愛看對山頂遠遠積做伙流落來的雨水，佇門口埕累積成做一窟水，幻想是山彼引的大埤仔，火龍火馬跳出戶tīng，一下仔就旋出去矣，袂顧得衫褲澹會受著按怎按怎的責罵，抑是欲盡心去耍予伊過癮(giàn)。

彼工啦，都過中晝矣，天頂烏雲滿天，雄雄而來是西南風，吹甲門前彼穰苦棟仔樹搖過來掄過去，像一身看袂著的巨人掠著伊的樹尾咧舞弄。山的彼引爍幾落下光，夾著轟隆隆的巨響，pin-pin-piàng-piàng的雨就落甲足大陣：「欽仔，落雨矣，閣待佇外口做啥，死囡仔！」阿媽倚佇窗仔口喝，其實我是倚佇簾簷跤，阿媽無目睷，愛烏白罵人哩！我ànn頭咧想，想阿媽細漢時是毋是嘛愛淋雨咧？彼个細粒子的查某人，雨淋了會是啥物模樣。想著便講：「阿媽，水足涼ooh，欲來沖一下無？」心內暗暗笑出來。

雨停矣，料想莊頭彼條塗粉仔路的水是按怎掣流，一定是足壯觀，真驚一番好景緻予別人先發現就無稀奇矣。看著雨水愈落愈細，雨傘雨幔擲佇一邊就衝出去，一直到庄頭，才知影有人拚代先，氣甲家己一直蹺(tsàm)跤。「死阿媽！」小小的心靈就是遐爾幼稚，硬欲將無影無跡的罪行對別人身上推才準算。

當咧認真，無意中回頭，煞予彼个青翠鮮明的景緻sannh著。正面彼粒山倚我足近，近甲跤一伸出去就會當pah。

「緊來看ooh！山頂buh泉ooh。」坤隆仔跳懸跳低大聲喝，領頸仔伸長長佇遐貓貓看，這時予伊揣著某一个所在流著白色的水沖(tshiâng)，就歡頭喜面講：「彼是流到水班頭的水，欽仔，咱來去看水，好無？」趁興興手一iat，「水班頭看水looh……」就按呢一喝規群，逐家冒著風雨，往閣較遠的所在濫糝去looh！

今仔日是大姊結婚的日子，一透早阿母就開始款東款西，順繼吩咐阿爸「清仔！神父的紅包你有包無，司儀包一个意思予伊就好，糖霜你是囡佇佗，美枝仔手巾、葵扇有紮無……」阿母手那動喙那唸，一个人袂輸干樂咧，「阿母，伴娶的車已經來矣」我大聲共阿母講，「緊！緊捧柑仔請姊夫落車」炮仔佇門口埕唵唵嘍嘍，阿姊、姊夫拜別序大人了後，阮規群人就對聖堂去做結婚彌撒，神父佇聖台前對著新人問：「陳永志先生，你願意娶王美枝小姐做你的牽手無？無論好額、散赤，抑是艱苦、病痛你攏欲佻伊做伙，永遠扶持，恩愛一生」「我願意」神父看著大姊問：「王美枝小姐，你願意……」「我以天主的名宣佈恁成做夫妻。」彌撒做煞，大姊、姊夫佻阿爸、阿母講無幾句話，媒人婆就緊趕「清仔、清仔嫂後禮拜美枝仔個就會轉來，一逝路遠艱艱，閣講落去，良時就會袂赴啦！」阿母足毋甘一直將大姊的手牽牢牢，媒人婆緊將大姊、姊夫揀去坐禮車，彼時的大姊目屎啣啣流，探出車窗向阿爸、阿母搖手，禮車愈駛愈遠，阿母的目屎嘛愈流愈濟。

日子就像好天、落大雨咧相替換。

彼工我行到大榕仔樹跤發現自己liong高一粒拳頭，老師講一粒拳頭大約十公分。用尺量了量，只有七公分。毋過我猶是大漢矣！

我突然間愛讀大人的冊，親像予魔神仔附身全款。隔壁阿珍姊仔佇市內讀大學，氣質真好，伊瘦抽瘦抽，皮膚真白，我足恰意。一擺伊的一本冊「春樓攬月集」落佇榕仔樹跤，我拈起來掀看覓咧，自彼擺起，我就常在去個兜借冊。

阿珍姊仔的冊足濟，我懷疑人的頭腦哪袋會落遐爾濟的字咧。阿珍姊仔只是一个查某囡仔，瘦瘦脹脹的查某囡仔。

自按呢我就定定一个人坐佇田岸沉思，毋知影家己應該想寡啥物較好，就亂糟糟隨在伊拍結。一擺讀完「白屋四札」，當予幼路的感情溶甲強欲無命的時，提著冊掀來掀去咧耍，發現內頁填了幾逝字，纖纖秀秀像一掬流蘇。我摸著遮的字，心肝頭感覺著一陣驚惶，越頭就走轉去。

彼暗規暝無睏。

第二工天光，我待佇窗仔前等待阿珍姊仔對榕仔跤經過。

想無彼段的年紀是大是細，靠佇榕仔頭，家己確實有liòng高，但是恰阿珍姊仔比，我猶是減伊一粒頭。彼工提一本散文集還伊，待佇門口毋敢入去，總是驚家己雄雄心頭急面會紅，一个查埔囡仔驚見笑，會予人笑。躊躇真久只好走倒轉去，關門phak佇眠床頂懊惱起來。

過一站仔時間，阿珍姊仔發覺著，叫人來tshuā我過去。

「學校考試是毋是？足久無來矣！」

我想我的面一定紅甲毋知人，阿珍姊仔牽我坐佇伊身邊，我鼻著一陣清清的芳味對伊身軀頂淡出來。

阿珍姊仔搵一lak瓜子對我手心塞，講：「難得你有這份心，小小的年紀……」我食著瓜子卻一句話攏毋講。阿珍姊仔撥伊彼菀烏sim-sim的長頭毛，文文仔對我笑。頂擺借的冊看完未？」枕頭，我講：「看完矣……」將冊tu予伊，「真好看，我逐工攏看」伊又閣是對我麻文仔笑，然後換我起來，「哪，冊我足濟呢，你恰意啥物？」

頭一擺遐爾充裕的時間參觀阿珍姊仔的冊櫃仔，蓋豐富，比學校圖書館閣較濟，啥物古典現代的，詩詞散文一本一本圓滿滿，我斜著目矚遮爾大的架仔欲按怎揣我愛看的冊呢？四界相，心肝穎(ínn)仔是急甲毋知欲如何，就佇冊堆裡清彩抽出一本：「這本好矣，阿珍姊仔。」

保證是我看毋捌的吧，冊名叫杜斯啥物基的，閣畫一个喙鬚鬚的老人頭，額頭禿禿，像電火球仔。毋過借了就愛看ooh，若無阿珍姊仔會恥笑ooh。

看就看吧，掀啊掀密甯甯的字，足濟字老師無教過，亦有句型讀起來咬舌咬舌，這片夫彼引拉，世界上竟然有遐爾奇怪的人名哩！

就按呢我規个人變甲齷齪起來，定定對著山吐大氣，攏毋知是為佗一件代誌咧憂愁，可能是習慣性吧，沓沓仔思量，又感覺是腹肚內的一口氣，就無愛閣去了精神looh。

毋過彼工哪會傷心甲遮厲害？阿地仔揣我去灌杜伯仔，考試到矣，我想……「欲去毋去隨在你，假用功，騙人毋知！」伊的誤會卻傷了我的心，害我煞講袂出半句話，目矚金看阿地仔tshuā規群囡仔熱phut-phut而去，心內非常艱苦，跔佇榕仔跤傷心一工。

清風落葉，日暮月出，全款是讀冊放學的日子，閒的時陣只有覘佇清靜的所在看冊，囡仔王的豪情漸漸失落，轉變的是看袂上目的茫然。懵懵懂懂的意識，顛倒是關心家己是毋是欠了獨處的時間，袂顧得別人全款愛上山落水，迫迫田郊野地咧逍遙。

彼工大兄對市內轉來，身軀邊tshuā一个查某囡仔，矮矮白白仔；我驚生份規佇房間毋敢出來。食飯的時，等逐家食飽，趁阿母收碗筷的時才生狂扒扒咧，又閣走倒轉去房間恬恬看厝頂，害阿母隔著枋仔就罵：「欵仔你是按怎？無緣無故佢啥人受氣？阿兄轉來嘛毋去拍招呼一下，起痲矣是無？」大兄轉去市內彼工，我守佇窗仔前看個離開，足足久久才行出大門，靠佇榕仔跔哭：「阿兄、阿兄……」這層代誌予小妹發現，報予阿母知，伊吐一个大氣，悠悠長長。我行轉去房間內，將門tshuà nn甲緼緼緼，炭棉被大聲吼……

窗外是光映映的，心肝頭好親像予啥物物件擋牢咧，將規粒心擋甲暗sô-sô。

我想我的哭聲一定真響亮，若無，那會將棉被蓋甲死死？袂瞭解自己欠了啥物，實在有夠委曲的，毋知欲對佢講起，心肝頭有一絲仔的感慨，又驚整理袂出啥物來，規氣莫想矣！就據在家己：「阿兄、阿兄」咧放肆。

阿爸、阿母逐工攏愛去南州車甘蔗，今仔日欲轉來的時，阿爸駛的四輪仔車無細膩煞佢人的轎仔相khê，對方是兩個少年仔，硬欲叫阿爸賠錢，阿爸身軀無錢予個，個就綴阿爸、阿母轉來厝，好親像是提無錢就無愛轉去的款，我佇房間寫字聽著阿母講：「是恁毋著，阮欲直行，照理講恁轉彎的車愛讓阮才著矣！」「講啥物痲話，遐是十字路口呢，恁駛遐爾緊」阿母毋認輸閣講：「阮的是四輪仔車欲按怎駛會緊，明明是你轉彎無咧看。」其中一个查埔講：「橫直恁愛賠阮錢就著矣！」彼當時的我真想欲衝出去佢阿母鬥相共，因為對方食人夠夠，猶毋過我遮爾細漢，是欲按怎對付個咧！這個時陣，阿爸拄好tshuā隔壁莊的馬沙轉來厝，聽講伊是一个坦坦仔，少年時劊死人坐過監，「清仔、清仔嫂對方是坦坦仔，咱是古意人拚袂過人的，我看猶是錢了人無代較要緊，」「是欲賠佢濟？」阿爸問：「個自底講愛賠四千啦！」阿母聽著真受氣「欲搶人ooh！凹一跡就愛賠遐爾濟錢，」「無啦！清仔嫂；你毋聽我講完，個講看我的面子三千就好，」阿爸真煩惱摸著頭殼講：「是欲去佢生錢予個啦！」「無，我遮有兩千恁先提去，有錢才還我，其他的恁才閣去想辦法。」阿爸將錢接過手一粒頭是tím甲強欲斷去「多謝呢，馬沙！」阿爸轉手就閣提予彼兩個少年仔，「賸的後日才閣來提，」起先彼兩個少年仔毋肯，「也無規仙錢就閣走兩逝，袂使啦！」馬沙叔仔隨安搭彼兩個少年仔講：「庄跔人錢趁少較無方便，無，按呢啦！恁來提錢的時我才請恁淋兩杯，啥款？」彼兩個人面tshiunn真歹，「好啦！予你面子阮後日才來。」彼兩個少年仔車駛咧就走。我看會出阿爸、阿母真委曲，遮个錢個就愛做佢濟工，流佢濟汗才有法度趁轉來，這時的我心肝頭敢若規群的狗蟻吮(tshíng)全款足艱苦。

行到庄尾土埔的墘地，滿天的煙霧佇天邊升起，收割的稻仔田看起來特別寂寞，一橫一橫規把的稻草壘甲亂糟糟。一隻烏仔佇田頂頭飛低，轉彎就無看見矣，一陣粟鳥仔歇佇電火柱，吱吱啾啾又驚惶來飛走去。「我大漢矣，我大漢矣！」

彼工暗時做一个夢，夢內底的家己穿一軀白衫，若搬電影彼種古早的大俠，倚挺挺佇狂風中，配一支長劍，風將我的手ńg吹甲翻來翻去，宛然是一个武功高強，風流飄撇的少年郎，佇荒野中的我看起來是特別懸大。

精神的時，擡頭看著天頂的月娘，將山頂照甲泛白，好親像閣較清楚家己，這時陣的我目尾已經澹……。

我真正想欲做英雄，想欲倒轉去做囡仔王的彼段日子，佇山路村巷狂野。彼段日子好親像是昨昏全款，去摸的時卻遠甲十萬八千里。放學轉來，阿母叫我趕牛去飼，沿著路邊兩引吃草，恬恬想一寡代誌，但是看著蔗葉仔予風吹起浪，吵嘩吵嘩咧出聲，想啥物好呢？

天色已經暗，暗頭仔的涼意予阮規身驅感覺爽快。坐著石椿烏白想，拄著暗轉去的村民，見著矣就某某孀某某伯咧稱呼，總是真勉強應付起來；有時嘛會聽著人叫「阿欵仔，天暗矣，路看無looh，緊轉去啦……」肯定是熟似人，才細聲佢伊應一句。

天星點點，西片滿滿的紅霞，予黑暗圍倚過來。深色的寂寞，倚佇褪變的荒野中暗暗思量。但是該想的是毋是攏想著矣？無定著自己的心智有較芘(tsínn)，無張持就據在憂悶狂野咧拆食家己。

第二工透早，天色小可暗，翻出魚肚的色彩，無講無坦(tànn)就對樹林行去，阿母看著我就大聲喊：「遮爾早起來又欲去佗啊？！」手是摸東摸西。我清彩應一聲，嘛毋知應伊啥物，只是目頭一結，好親像阿母這一問是予人佻討厭咧。

有時陣感覺阿母躉甲袂扒癢，亂學別人兜彼種五四三的言語，完全毋知家己有一个愛憂愁的囡仔，好歹是伊的後生，欲閣揣一寡關懷的陳年語詞。

山色漸漸透白，我企圖想欲看破千里峻嶺，哪會遮爾早起來啊？！問甲家己的心肝穎仔(innn-á)痛搖搖(tiù-tiù)。

敢是家己遮爾掛意成長的代價閣一擺遭受著挫敗，一心干焦想欲掙脫「小朋友」的限制，竟然真願意佇囡仔時的日子看著自己的蛻變，一直到卸落掛名的「高年級」。

畢業典禮彼工學校來真濟人，阿母恰村裡啥物姑啥物姨的佇遐咧話東話西，三不五時聽著伊提起我的名，立刻「阮欽仔躉、預顛讀冊……」講一大堆攏袂感覺喙酸，拄等我睏入去叫一聲阿母，伊才thih-thih-thùh-thùh「其實阮阿欽……」按怎按怎起來，阿母怪罪的是我六年來無提著一張獎狀吧，心肝頭認定我就是無愛讀冊的囡仔。獎狀毋是稀罕的物件，但是冊我讀袂少啊。我想起阿珍姊仔正片面的彼粒痣，阿母講，正片面頂有痣的人攏真巧，捌佇鏡中揣彼粒痣，煞無著，我驚家己真的看袂完阿珍姊仔冊櫃仔裡的冊。我上預顛啦！我想……。

大姊自轉厝到今三个月，今仔日恰姊夫轉來，買真濟糖仔餅恰蘋果，阿爸、阿母恰姊夫、大姊咧開講，我恰小妹佇邊仔食蘋果，「阿爸、阿母我後禮拜欲調去澎湖，」姊夫用著半華語半台灣話講「以後可能無法度定定轉來看恁。」阿姊隨接喙講，阿母看著阿爸然後問姊夫「阿是欲去偌久？」姊夫笑笑「六年啦！」阿爸看著大姊真毋甘緊問：「聽講澎湖寒天天氣真冷風真透，美枝仔，你上驚寒衫褲會記得紮較濟咧。」阿爸是一个無啥愛講話的人，今仔日講出對查某团的關心，大姊目箍紅紅行去伊的身軀邊，「阿爸你放心啦！顛倒是你恰阿母身體就顧予伊好。」大姊越頭對我講：「欲讀國中矣愛較認真咧，毋通規工干焦知影迤迤。」

大姊轉來這規工全款幫阿母鬥做工課，暗頓食飽就陪阿爸、阿母、恰阿媽坐佇埋斗仔開講，姊夫坐佇邊仔親像鴨仔聽雷，干焦會曉微微仔笑爾爾。

我恰揚仔提著phiah仔弓，佇榕仔跔phiah鳥仔，遠遠看著姊夫騎著阿爸的oo-too-bái轉來，後壁載一台跔踏車，「阿欽仔緊來看你的車，」我恰揚仔走倚去看「哇！是新的呢，欽仔，」揚仔面頂露出欣羨的表情，姊夫將跔踏車故(tháu)落來「阿欽仔，去騎看覓咧，」我就跔踏車騎咧載著揚仔對大廟去展風神looh。

姊夫聽大姊講過去讀國中的時，因為厝裡無錢，阿爸買一台中古車予伊，跔踏車逐擺騎到一半就落鍊，定定就是用牽的去學校，因為遲到，到學校就閣予老師處罰，就按呢冊讀半學期就無讀矣，姊夫因為惜花連盆，所以佇欲走進前幫我買一台全新的跔踏車，並且閣交代我就愛認真讀冊，伊講查埔囡仔冊讀愈懸，後擺大漢揣頭路嘛較好揣。

下晡大姊恰姊夫就欲轉去豐原，毋知個當時才會閣轉來，看著大姊恰姊夫漸漸離開的背影，就大聲喊「大姊、姊夫我一定會骨力讀冊。」

外口日頭赤炎炎，花、草攏予伊曝甲無法度奔頭，榕仔跤是歇暈的好所在，狗仔嘛驚熱歇佇樹蔭納涼，阿媽奔the椅坐佇遐眈龜，我坐佇樹頭看冊，風微微仔吹，我的目睷皮愈來愈重……。

阿珍姊仔畢竟也是走矣，就佇我讀國中的時，伊嫁去市內。

婚禮彼工，我非常鬱卒，將自己緼緼(ân-ân)鎖佇房間內，硬欲阻擋外口響亮的吵鬧聲。窗外茫茫的山色，顯然秋天猶未將山坪染予伊夠黃，卻佇素淡內底現出橙綠，只是單霧傷厚。

我希望闖入去阿珍姊仔的房間，算伊冊櫃仔的冊，看伊面頂的彼粒痣，甚至我想欲閣哭一擺，恰伊講：「恨就是袂當閣愛的時。」

以後的日子是窸窣窸窣的聽水聲，幼甲予人揣袂出痕跡，有時嘛會起小小的波吧，卻又那有那無的平靜。想欲踏出日子，懷疑日子以外敢猶閣有日子？那無，就叫日子倒退吧，退到倒佇草埔算天星的幻像。彼掠袂牢的物件，是巨大無邊的闊銀幕，干焦允准家己咧惹想，若有進一步的非份，便予現實大大來拍倒去矣。面對新的生活，逐年退隱的少年豪情，佇壓力下呈現貧血般的無奈。失去的；好親像佇生命中佔有大部分，不而過小可允準佇深夜清思中回想。日日月月，年年歲歲，當記持毋是遐爾重要的時，家己卻已經真正真正大漢矣，毋驚的只是免閣褪赤跤去學校，卻猶是無法度脫離去學校讀冊、嬉弄迤迤恰閣較濟的成長壓力。阿媽倚佇窗仔口出力梳頭毛，烏白混絲中，看會出八十寒暑的蒼老。日頭破霧而出，我騎著腳踏車，幾步之外聽著阿媽的聲音是對窗仔口傳來，伊用盡全力喝出來的，「阿欽仔，路裡車仔真濟——」聲音迴(thàng)過空闊的大埕，迴(thàng)過門前彼欉大榕仔，「細膩ooh！」

大榕仔樹已經毋是當初熟似恰熱切擁有的樹仔，伊親像多年前拍無去的一籬銀，嘛像阿媽的年老衰弱，千篇一律的聲色裡，代表著成長的蒼涼。

我竟然也發覺著，家己並毋是遐爾向望大漢。

創作理念

這篇文章的靈感是對家己恰阿兄，以及我的家庭來的，內容大部分是真正的故事呈現，故事中的人物攏是以真名來稱呼，經過遮濟年，人事全非，故事內底的人物有的生活了袂稔，有的已經過往矣，有的離開故鄉去外口拍拚就攏毋捌轉來矣，到今攏無消無息。

細漢時的記持趣味當中帶著心酸，已經過了數十年，感覺親像昨昏全款，逐擺有這個衝動，總是感覺家己應該將伊寫落來，心內才袂感覺遺憾，就按呢用三個月的時間，因為拍字慢加上淡薄仔目睷花花，這馬總算是完成矣！

這是我的創作內底的其中一篇，初次用河洛話寫遮爾長的文章，內容的一寡用字可能無法度表達甲真好勢，記持中的河洛話已經被華語取代（平常時家己攏是以華語來交談較濟），知影的河洛話有限，毋過為著欲寫出正港的台語文章，家己會去搜集一寡有關的字典恰台語作家的文章，參考別人所用的語詞，來修正家己的文章，予家己的文章受著逐家的喜愛恰肯定。

潘秀嬌

屏東縣泰安國小母語老師

